

责编：王凡
美编：郝莎莎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 王立秋译
《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
南京大学出版社

追逐内心的风暴

□李北园

哲学家和他们的作品总是让普通人敬而远之，比如吉奥乔·阿甘本。这位被认为当代最具创新精神的哲学家之一，其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但其哲学思想仍旧在大众的理解之外。

在学术领域内，阿甘本的履历亮闪闪。他毕业于罗马大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西蒙娜·薇依的政治思想。1966年和1968年，他参加了海德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勒托尔研讨班，深受这位领袖级人物的影响。他编辑过本雅明的意大利文版的选集，是本雅明的重要研究者，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是让他从海德格尔思想中存活下来的解毒剂。他交游广泛，与包括帕索里尼、卡尔维诺、德里达、利奥塔在内的众多文艺界、学术界人家交情匪浅。上世纪七十年代，阿甘本主攻语言学、诗学、美学，以及中世纪文化的专题，其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著作——《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就源于他这一阶段的研究。

转益多师的阿甘本丰富和复杂到难以归类。而真正奠定他在国际学界地位的，则是于1995年完成的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阿甘本著，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2016年；《神圣人与神圣家政》，阿甘本著，姚云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这也是以 *homo sacer* 为题的九本系列著作的第一本。在这部著作中，“阿甘本从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碎片性分析中获得启示，进而以巨大的广度、强度与敏锐度，在传统政治理论史中探查关于一种生命权力理念的隐秘在场”。*Homo Sacer* 系列如今已被译介成多种语言，被誉为当代政治思想的里程碑。

尽管阿甘本的 *homo sacer* 系列近十年来在国内哲学领域里得到较高关注，但关于他的思想，学界的探讨和研究，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甚至就连书名里的 *Homo Sacer* 该怎样翻译，又包含着怎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华语世界的学者也并未达成共识。学者张旭就主张将 *Homo Sacer* 翻译成“被排斥的人”，以校正之前错误的翻译，他认为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入对阿甘本基本思想的准确把握。

阿甘本是艰涩的，哲学是难的。哲学家随意搬出来的一个词语，足以吓退普通读者。但万事万物都有关联，深邃哲学家吉光片羽的神思，常常与普通人心心有灵犀。新近译介到国内的阿甘本晚年著作《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就是这样一本记录阿甘本神思的迷人小书，正如书的封底推荐语所写：“阿甘本以诗性优美的箴言，追逐内心的风暴，捕捉他关于哲学、历史、写作、生活等方面的哲思，记录他的晚年观察，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思考。”

《我看见，我倾听，我思索……》中，阿甘本回忆行走世界各地的即时感知。在威尼斯，他听到了温柔的钟声，亲切感油然而生，“人声太过直接，召唤我时近乎冒昧。钟声则不会传出需要理解的话；它们不“召唤”，更不召唤我。它们陪伴我，用躁动的响声包裹我，然后和响起时一样毫无理由地，毫不突兀地消失。不必说话就可以把一些东西说出来”。在多年前的维也纳的一个夏天，他和一个朋友聊天时，顿悟“配得上我们身上的那一份‘好’固然重要，配得上我们的卑污也同样重要。只有第一件能给我们接受第二件事的力量，也只有意识到第二件事才能让第一件事成真”。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寺庙门口，他与一只颇具神性的小羊相遇，对视，他形容它“轻盈、犹豫、神圣”。古老城市的胜迹触动阿甘本对历史的沉思和反省：“在希克利，我看到石头比肉体更软，干草比太阳更明亮。”

哲学家亦敏锐捕捉庸常生活中的诗意：“清晨带着这种微小的欢乐醒来，听它低声呼唤友爱。”“觉得故乡可爱的人是娇弱的，觉得每一片土地都是故乡的人是强大的，但只有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场流亡的人才是完满的。”

“从我漫长的闲散时光中，我学到了：沉思沉思的是什么。不是‘此处之外’，那里没东西可沉思，也不只是此处之物，它们只能被爱或被恨。沉思沉思的是感觉中的感觉，心智中的心智，思想中的思想，话中的话，艺术中的艺术。”

而当回望个人哲学生涯的起点，他想到了1966年的勒托尔，“我看到夜空被无数星星穿透。我许诺对它保持忠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年，我刚好在西方哲学永远地消失之前，抓住了它最后的衣襟。”

那被抓住的衣襟，有没有挽留住正在消失的西方哲学？这本追逐阿甘本内心风暴之作，将带读者通往阿甘本艰辛而执着的探索。

卷上珠帘总不如

□陆远

2019年，扬州人成为中国第四个“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名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扬州人实在是会吃。

扬州人会吃是有历史的，三四百年来，扬州的美食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盐商培养起来的。康乾期间，两淮的盐商，几乎每一家都有好厨师，就是所谓“家庖”。每位家庖，大都有一两样看家的名荐。《扬州画舫录》里就点过十几家最有名的家庖：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堂十样猪头，汪南溪拌蛳螺，施胖子梨丝炒肉，汪银山没骨鱼，江文密蚶蟹饼，管大骨董汤，戴鱼糊涂，孔切庵螃蟹面，文思和尚豆腐，小山和尚马鞍桥，风味皆臻绝胜。

不要小看这份菜单，炒豆腐、猪头肉、鱼糊涂、螃蟹面……对文人来说，有时候菜名越是寻常粗贱，背后的原料和工艺或许就越大费周章。比如徐凝门问鹤楼的“螃蟹面”，是以鳊鱼、乌鱼、蟹螯、羊肉合锅大煮作为底汤，一碗面的价钱，足够小康之家一天的伙食费。更有矫情的，清代笔记里写扬州掌故，盐商家的丫鬟人老色衰，下嫁穷书生。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书生说，就炒一碟韭黄肉丝吧——春初新韭，秋末晚菘，东西不贵，却很雅致。不料丫鬟摇头：这菜你怕是吃不起，当年老翁家中，每头猪只取二钱脸肉中最精华者，合十头猪才能凑二两肉炒一碟肉丝！这和凤姐喂给刘姥姥的那几口茄鲞，真有异曲同工的道理。当年大盐商宴客，最高的礼节不是下高档馆子，而是到各家借厨师，每一个厨师做一道拿手菜，这样凑成一整桌佳肴，御膳房都要自愧不如。汪曾祺先生有个短篇，写扬州第一号大盐商招待贵客，请“扬州八怪”金冬心作陪。扬州盐商对吃的讲究，在汪先生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蛳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鸭、糟鸭舌、高邮双黄鸭蛋、界首茶干拌芥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鸭肝泥酿怀山药、鲫鱼脑烩豆腐、焗青腿子口蘑、烧鹅掌。甲鱼只用裙边。鮰花鱼不用整条的，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车虫散只取两块瑶柱。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刺泥、鸽蛋清。烧烤不用乳猪，用果子狸。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鱼。随饭的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莴苣、素炒金花菜、素炒豌豆苗、素炒紫芽菜、素炒马兰头、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苣荬菜、素烧茭白……

最传神的是接下来的一句：“金冬心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又想起袁子才，想起他的《随园食单》，觉得他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饕餮盛宴的屏风后面，小说家在狡黠地笑。

汪先生自小在扬州文化圈子里泡大，会品菜也会做菜。作家聂华苓旅居海外多年，回国时去汪先生家做客，汪先生随便弄了几个时令小菜，杨花萝卜什么的，聂华苓大快朵颐，最后竟端起盆来把干丝汤喝得干干净净。汪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朱自清，与他谊属乡人，旅居北方多年，心心念念的则是淮扬最寻常的早茶小吃，比如茶馆里小贩兜售的瓜子花生炒豆，最诱人的是炒白果——“炒得壳子爆了，露出黄亮的仁儿，铲在铁丝罩里送过来，又热又香。”比如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逼去了水，转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得好，不妨碍你吃别的。”比如干菜包子：“菜选那最嫩的，剁成泥，加一点儿糖一点儿油，蒸得白生生的，热腾腾的，到口轻松地化去，留下一丝儿余味。干菜也是切碎，也是加一点儿糖和油，燥湿恰到好处；细细地咀嚼，可以嚼出一点橄榄般的回味来。”

以上这些佳话，大多出自扬州文旅界同人遍集百年来百余位名家讲述扬州美食的绝妙好文编成的《吃在扬州》。美食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中国素来以美食文化大国著称，但像扬州这样美食与文化因缘殊胜的城市，并不多见。远在唐诗宋词乃至汉代辞赋的年代，文学创作就已经成为扬州饮食文化蓬勃发展的催化剂。这一本《吃在扬州》的作者，或以世界眼光解读扬州餐饮产业发展；或游走粉墙黛瓦柳荫亭舍之间寻觅淮扬菜的隽永之味；或通古今之变，追溯扬州筵席内涵，探究其长盛不衰的规律；或发掘民俗掌故，或书写名店往事，或评析烹饪史籍，或描绘烹饪群像，一册在手，活色生香，既让人大开眼界，更免不了齿颊生津。

过年了，吃点好的。

我在

Une conversation
Annie Ernaux/Rose-Marie Lagrave



一场对话
安妮·埃尔诺
罗斯-玛丽·拉格拉夫
苏昉译

「法」安妮·埃尔诺「法」罗斯-玛丽·拉格拉夫著
《一场对话》
苏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为社会学家的写作

□思郁

2024年我收到的最后一本书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与法国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夫的对谈集《一场对话》。

埃尔诺自然不用过多介绍，从2022年获得诺奖开始，她的书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每年都会几本，2024年更有比较重量级的《迷失》《空衣橱》《被冻住的女人》出版，年底盘点的时候，总会有几本人选年度好书的榜单。

《一场对话》中的另一位作者拉格拉夫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她跟埃尔诺几乎是同龄人，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都生活在诺曼底的小城。埃尔诺的父母都是农民，在伊沃托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为生，埃尔诺的很多作品都写到过她小时候的生活。多年后离开家，进入了城市生活，她的笔下却总是回到小时候的杂货店。拉格拉夫的父母原本生活在巴黎的郊区，后搬迁到了诺曼底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过程。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影响到了一个家庭的生存。与独生女埃尔诺不同，拉格拉夫在一个十一个孩子的大家庭中长大，九个男孩，两个女孩。但是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境遇中，这两位女性都通过读书和教育，摆脱了自己的底层身份，她们的成就，某种程度上，都是作为阶层叛离者发声的，埃尔诺通过自己系列小说的写作，成为诺奖得主；拉格拉夫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师从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研究主任。

这两位对谈有个很重要的基础，2021年，她们受邀参加一场圆桌会议，网上还可以找到她们对谈的视频。但是更重要的基础在于，她们都是对方的仰慕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对方的作品。拉格拉夫在对谈中一直都在表达对埃尔诺作品的喜爱，从《空衣橱》开始，“一本接着一本，我再也没有放下你的书。每当有你的新书问世，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冲进书店。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她能在这本书中看到太多自己的影子，她甚至认为这本书的副标题“可以定义我自己文学领域的研究”。

埃尔诺的书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样本，很重要的原因，埃尔诺从来不为书写女性，而忘记了时代的影响。她的《悠悠岁月》基本就是战后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化的参考样本，借助于流行音乐、老照片、书籍、报刊、历史大事件，她将个人的经验与时代的变迁结合了起来。她在成名后一直加入了自己的社会观察写作，比如《外部日记》《外部的生活》等，就是通过通过对超市和购物的观察，融入一种非常细腻的社会学家的视角。

在这场对谈当中，两位伟大的女性都在不断表达着对对方的赞许和敬意，也陈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很多困惑。我们能够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惺惺惜惜。这场对谈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剖析，也是一种自我审视。她们都把自己的人生交了出来，埃尔诺勇敢与那个陈旧的时代观念对抗，拉格拉夫则是通过调查自己的家庭档案与社会学的观察结合了起来。

用书中的原话概括她们这场对谈的重要性就是，“她们都尽可能远离自恋式的内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白，迎接挑战，既从自己的视角写他人的生活，也从他人的视角写自己的生活”“她们强调偶然事件和各种团体在个人经历中的重要性，努力深入地重新思考继承与失衡，阶层关系的暴力、社交时间和集体记忆等问题”。她们作为阶层叛离者，她们思考自己的成功，也反省自己的幸运，她们从未忘本，也从未放松对阶层之间固化的警惕。她们认同普通人的情感，也尊重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在这场对谈中，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是什么样子的。看起来埃尔诺的写作好像只会关注自己的情感，她以剖析自我为重要的媒介，但是她从未放弃社会性的反思。她的阅读和写作都指向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

这两年以来，我对埃尔诺的作品通读了大部分，非常痴迷于她的这种自剖式的写作，但是正如她所言，哪怕是最私密的写作也是想寻求某种改变，带来更多的认知，更多的自由。

远见近拾